

傷寒論附餘卷一

吳縣王 丙樸莊著

元和陸懋修九芝校

冬溫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

懋修案太陽病發熱者有惡寒之一證者也五

字爲一句而渴不惡寒則但惡熱矣於是惡寒之太陽病變爲不惡寒之陽明病成氏之斷爲陽明者以此喻嘉言胡說亂道害人不小

此例云冬有非節之暖名曰冬溫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者也冬應寒而反大溫溫風驟至火氣外燄必自太陽而入火就燥與陽明之燥氣相應渴者甘飲非尋常之小渴

不惡寒者已兼有惡熱之意故成氏直注以爲陽明也不云汗出則熱之閉於皮毛可知活人書用萎蕤湯最合

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尙引日再逆促命期

曰發汗已是誤用辛溫解表

懋修案此其所禁獨在麻桂二味之辛溫耳非謂一概可

以發表之藥皆在禁例也成注發熱而渴不惡寒者陽明也合之序例所云凡治溫病可刺五十九穴句引靈樞泄其熱而出其汗實其陰以補其不足其於湯劑當以酸苦涌泄換去辛甘發散之品有一定不可移者則葛根黃連黃芩湯爲最合矣余故取此方爲治溫病之主方
所以汗雖出而身更灼熱辛溫

之藥蒸動風熱故名風溫熱浮於外則脈浮而自汗出熱

閉於中則身重多眠睡熱壅於上則鼻息鼾而語言難出

此當以酸苦之藥清熱復陰誤下則陰愈傷矣

懋修案當時之所謂

誤下者乃巴豆小九子故陰愈傷以巴豆亦溫熱藥也

小便不利膀胱欲絕也直視

心欲絕失溲腎欲絕也被火者溫鍼也微發黃色脾欲絕

也驚癇瘈瘲肝欲絕也若復火薰必促其命蓋風溫由燥

氣引動少陰之火厥陰之風鑠竭真陰涸可立待故脈經

云治在少陰厥陰也今採古數方列後

萎蕤湯

見外臺秘要懋修案萎蕤卽玉竹此方專治冬溫之無汗者

萎蕤

白薇

獨活

麻黃

杏仁

葛根

川芎

木香

炙草

各二兩

石膏

三兩

右以水五升煎三升去滓分三服取汗

熱閉無汗故以麻杏石甘洩肺胃之熱而冬令不藏正氣
先摧雖難用補亦不可不兼顧也因又取玉竹之養肺而
不固其皮毛之合者以君之因其邪氣方盛復以葛根獨
活通其衛以白薇川芎和其營加入木香寓辟邪之意汗
出則溫從外解矣此方專治冬溫外臺祕要載之云是陳
延之小品方後賢以此移治傷寒變證之溫病亦甚合
案凡古方之有麻黃者總是不汗出之病

懋修案千金方第九卷載風溫之病脈陰陽俱浮汗出

體重其息必喘其形狀不仁嘿嘿但欲眠下之者則小便難發其汗者必讖語加燒針者則耳聾難言但吐下之則遺失便利如此疾者宜服萎蕤湯與此一條正同嘉言所未見也

葶藶苦酒艾湯

見外臺祕要

苦酒

三升

葶藶子

二合

生艾汁

一升

右三味煎取一升頓服納牛黃一刀圭尤良

此阮河南方也阮曰療天行除熱解毒無過苦酢之物不用苦酢如救火不以水必不可得脫免也凡病內熱者不必按常藥次便以青葙苦酒艾之屬療之但稍促其間無

不解者按此方艾苦酢酸直入少厥以折其熱而復其陰
復恐酸能斂肺加葶藶以洩壅則熱自盡解也

懋修案古名醋爲苦

酒亦曰苦酢

千金苦參湯

苦參 一兩

右以酒二升半煎去滓併服當吐如烱膠愈

苦參性苦能除熱酒煎則酸卽上苦酢清熱法也經云酸
苦涌泄爲陰故能吐出膠痰使肺胃氣清則金水相生而
熱不得爍其眞精也一兩準今七分六釐近明人廣筆記
載此方竟全用一兩據云治時氣甚效惟陰寒證不可服

用水酒各半煎之甚者水醋各半煎之其必多有所試矣

涼膈散 見傷寒直格

連翹 一兩 梔子 薄荷 黃芩 大黃 各半兩

朴硝 六銖 生甘草 一兩半 竹葉 七片 蜜 少許 懋修案此方所重在蜜

右爲粗末以水煎三錢溫服熱甚者可四錢

此以調胃承氣爲主寓微下於不下之中甘草獨重則硝黃之力但能化燥不至傷陰連翹通行十二經脈梔子治

五內邪氣薄荷解上焦火鬱黃芩治少陽相火更加蜜以

留戀於中使上焦得還清肅之常是膈一涼而火不刑金

金還生水而病自愈也 懋修案有蜜以留戀於膈所以名曰涼膈今人用此方多不用蜜則

失方
意矣

懋修案仲景時之所謂下多亡陰者乃以當日所用乃
巴豆溫下之法故能傷陰若硝黃則不傷陰矣仲景之
所以救時弊者此也推之石膏知母亦所以救當日競
用烏頭附子之弊故後人謂仲景但知有溫藥者皆未
明仲景之所以救時正在膏知硝黃不在麻桂姜附之
理千古疑團莫此爲甚蓋非先識仲景所值爲風火之
運宜用寒涼而當時如崔文行解散深師決鼓丸皆是
一派辛熱乃用石膏大黃以救之宜其不知仲景之所
重在寒涼矣明乎此而劉河間所著書正與仲景相發

明之故亦可得而大白所望後之人得余言以讀傷寒論乃可以得其眞際耳

黃連解毒湯

見傷寒直格懋修案一名金花丸加大黃爲大金花丸

黃連

黃芩

黃蘗

梔子

右以水一盞煎至四分溫服緩取汗

河間云治一切熱毒煩悶喘滿不可汗者或溼熱內甚欲作利者或失下熱極致身冷脈微而昏冒將死者急下之則殘陰暴竭而死不下亦死宜以此方合涼膈養陰退陽使蓄熱消散則心胷復暖而脈漸生也愚謂溼熱深入血分惟苦寒能入血以漸而清之故本方爲要藥若燥熱而

有汗者當用苦酢法此非所治也○按此本崔知悌方河間善用之所以治冬溫也若尋常冬暖因感風而病者止是傷風其時並不大溫其證竝不渴不得以萎蕤證之冬溫例之今人遇傷風發熱便呼冬溫殊不悟風之來方不一見病可以知源凡傷於西風北風者固必惡寒無汗當以桂麻青龍作小劑散之若傷於東風而惡寒必挾地氣之溼當依風溼相搏爲治可用羌活白朮代桂麻以壯其氣而達其邪惟傷於南風則必不惡寒而且易汗近於萎蕤證特不大甚耳此正丹溪所云冬溫爲病非其時而有其氣者當專用補藥帶表藥入人中黃同煎服之其論最

確然當知近來東南風多兼時戾往往發爲丹疹苟非多汗不宜補其皮毛之合愚嘗偶會千金論榮姥方之意用狗矢地骨皮二味治疔以疔根爲惡毒之風眞人盛言此方功效能解熱祛風化毒根從皮毛而出曾試以移治風毒丹疹及痧痘無不應手此一時所悟得也

仲師風溫條下列證不及於欬今凡遇身熱而欬者卽確然斷爲風溫究其方治不過清洩肺胃無問虛實千方一律每見寒邪作欬屬小青龍者只消數劑清洩而一損其心肺之陽勢必漸成勞怯若風邪作欬大率皆自手太陰而溜於手陽明者蓋卽陽明篇中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

而欬一條病既轉陽原可勿藥自愈而一味清滋複以珠黃不引之達於陽而轉使之陷於陰幸而獲愈者賴胃氣之素厚耳否則正虛邪陷人豈知所以邪陷之故咎不在邪而在藥乎懋修案如增液湯清宮丸之類皆是夫風挾戾氣從太陰而入又觸動平日飲食之毒非從陽明肌肉之分運轉而出邪何由盡故治法必藥入胃中領其毒氣出於皮毛方見功效此固非清洩寒降所得而治也

陽明之所以有毒者不獨風挾溼穢飛揚空際氣從口鼻而入毒留胃府也有由飲而得者則水土污濁之毒也有由食而得者則穀饌煎燂之毒也又今人習慣嗜椒考內

則辛味調和用葱蓼薑藪性皆疏散惟椒性合不入食品
許學士云此味不但助淫又助噤恚若久食之積熱浸淫
肝脾焉有胃而不醞其毒者此癰疹所以日甚而甚至爛
喉爲昔無今有之病傷寒大白云凡渴不消水脈滑不數
亦有舌胎生刺者多是表邪夾食用保和加竹瀝蘿蔔汁
或梔豉加枳實並效若以寒涼抑折必譴語發狂也有斑
疹內伏升提不出用消導而出者有斑疹不化涼解愈甚
用消導而化者若葷腥油膩與邪熱斑毒結紐不解脣舌
焦裂口臭牙疳與以消導而不減者清裏則熱愈甚下奪
則死愈速惟用升麻葛根湯以宣發之重者以升麻清胃

散清理腸胃中之膏粱積熱或再加山查檳榔三棱阿魏
治之多有生者此秦皇士晚年之悟洵依時勢以爲治法
也卽咽喉證治亦不外乎是每見用開洩肺氣之藥全不
應手而用清胃散者多效其吹藥用升提朴硝效亦甚捷
但必審其證爲已屬陽明而不涉少陰者始可放膽用之

耳

懋修案已屬
兩字恐有訛

懋修案朱肱謂如無升麻以犀角代之夫升麻常藥何
以無之已不可解後人因此一語遂以犀角涼心扭轉
而亦謂之清胃其誤不可勝言乃以張景岳之大醫直
謂此語爲出自仲景則荒謬更甚曾亦思此等宋人語

又案病邪之陷咎不在邪而在藥者就今言今正可一

一曰防其增重而用生地石斛一曰防其昏厥而用羚羊

次第服之病未有不陷者或更始之以桂枝終之以鹿

芩石膏大黃之病也吁可哀哉
 及外感寒之轉風清冷

和序例述四種溫候是傷寒之發於春夏者病中復感

異氣變諸壞證變者猶云轉屬也非卽溫瘧風溫溫毒溼溫之證也故稍異其詞而謂之變也今以古之溫瘧風溫溫毒溼溫首列之以正其名然後及於傷寒之轉屬者欲人之易曉也若桂枝柴胡證後之壞候不在此例

金匱曰溫瘧者其脈如常身無寒但熱骨節煩疼時嘔白虎加桂枝湯主之

內經冬中於風其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隨汗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從內而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